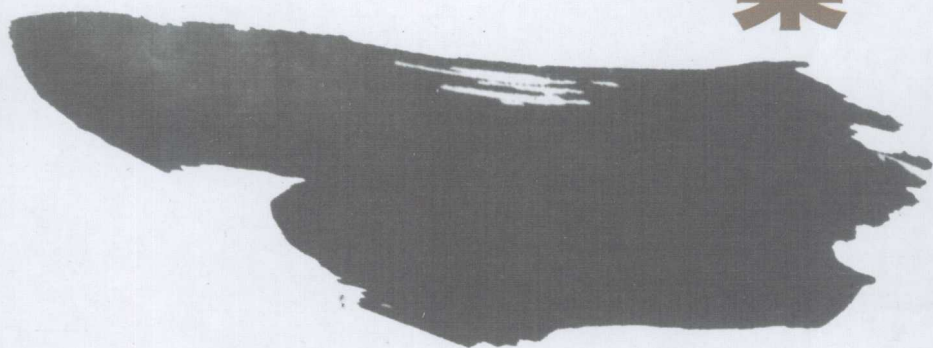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25

张笑天文集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笑天文集. 第 25 卷/张笑天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6-05094-8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 2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073 号

张笑天文集(21-30 卷)

著 者:张笑天

责任编辑:郭美英

封面设计:尹怀远 为 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发行热线:0431-85378038

印 刷: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6

总印张:199.5

总字数:50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5094-8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总定价:6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千佛山何止千佛？其实一尊佛也嫌多，佛在我心中是美。2003年10月我率吉林省作家代表团访问山东，留影千佛山上。2003年10月19日。



我写过陈翰章将军的文艺作品，他出生和战斗的敦化是我工作过十五年的第二故乡，陈翰章将军塑像揭幕仪式我当然要来，时在2004年8月1日，与半个世纪老友杨明谷在一起。



与电影代表团合影在澳门大三巴前，时在2006年4月7日。



2006 春节联欢会，与吉林省委宣传部长马俊清、副部长陈蔷在一起。



摄于长白山大峡谷，林中树木
自生自灭，倒也是原生态。时在2002
年10月17日封山之日。



访问导弹部队可不容易，2005年5月8日我去了，见到他们写了一幅字，“深
山砺神剑”在晚上赠给驻军首长。



谷长春总有精到的见解，参观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展览上也是边走边说，时在2005年8月8日。



外甥女王芳从加拿大回国探亲，来我宅中做客。

序言

刘铭传在清代历史上也许不能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相提并论，但如果你到了台湾，坐上环岛铁路火车，感受到华夏子孙们其乐融融的生活，你就会由衷地赞同这样的称谓：刘铭传确实堪称台湾近代化之父。台湾从基隆到淡水的第一条铁路是他主持修建的，台湾的第一个电报局是他开办的，台湾的第一所西学堂也是刘铭传创办。今天看起来都无足轻重，可如果你知道当年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要从塘沽修一条通往京师的铁路的下场吗？守旧派们认为火车是个怪物，会震坏了风水，群起而攻之。难怪丁日昌在上海淞江修的第一条铁路线上，仅仅跑了一趟车即被拆毁。刘铭传敢为天下先，其勇气和胆识可见一斑。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淮军的第一员战将，出身微贱，甚至贩过私盐有过命案。但他在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作战中却屡建功勋，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了屈指可数的将军，官至直隶提督，封一等男爵，不为不显赫。但他是个有个性的人，与他不相上下的人几乎都做了封疆大吏，何况清朝武官同一品级却比文官低三等，一怒之下，这个年仅三十九岁的人居然挂印辞官归隐泉林，当然以眼疾为借口才办得到。

清代文人薛时雨为刘铭传题了一副有名的对联，深为刘铭传所喜爱。其上联云：仗英雄三尺剑，横扫中原，却东国旗，麾西土旄，任北门锁，闻声破胆不言勋。但万里留题，处处轻纱笼胜

迹。下联是：披居士六朝衣，来寻旧雨，吟梁父词，赌谢傅棋，顾周郎曲，策韩王蹇，拜爵抽身才及壮。劳九重垂念，年年优诏问元戎。

这怕是时人对刘铭传最带有谀美性的褒奖了。但刘铭传的真正功绩在于他的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爆发，新上台的法国总理茹费理野心勃勃，企图把大清王朝羽翼下的藩属国越南抢走，发动了观音桥事变，清兵腐败，连吃败仗，用人之际，这时朝廷想起了刘铭传。但刘铭传却寄语李鸿章，表示“非封疆，勿相溷也”。这并非是刘铭传要挟，实在是因为清朝现状，督兵将领如无总督、巡抚衔，难以服众。后来西太后总算明白了刘铭传要什么，便加了他一个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节制全台镇道以下文武，这使刘铭传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初到台北，刘铭传去基隆炮台视察，仅有五门打不出几丈远的海岸炮，这怎么能抵御法兰西孤拔中将所率领的强大舰队的攻击？他练兵、买炮，团结包括土著番民在内的民众，发挥专长，诱敌深入，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弃基隆保台北，终于连续打了基隆、沪尾两个胜仗，基隆和沪尾（淡水）大捷令法国人丧师折锐，他们据台北、基隆为质押地从而向清政府勒索大宗银子的梦想落空了。刘铭传创造了一个敢与船坚炮利的洋人争高下的先例，说他是保卫台湾的民族英雄毫不为过。

抗法的同时，刘铭传高瞻远瞩，在台湾建省他就任首任台湾巡抚后，“尝登沪尾炮台，东望日本，歔歔叹曰：即今不图，我为彼虏矣！”后来的历史不幸被刘铭传言中，在刘铭传离任后仅四年时间，就发生了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里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让台湾民众从此承受了百年欺凌，当了百年亡国奴。如果刘铭传的预见得到朝廷的重视，也许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历史有时就是一块可以捏扁搓圆的橡皮泥。

这部书不只是刘铭传见证台湾兴衰荣辱的备忘录，而是力图

把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的形象树立于今人面前。本书中既有刘铭传叱咤风云的豪迈，也展现他纵横捭阖的智谋，同时用工笔重彩描绘了他与复仇女神陈天仇、法国女郎玛丽娅、放浪豪爽的番女马来诗媛的恩恩怨怨，情与仇、爱与恨交织出色彩绚丽的篇章，谁人不能卒读？

以上文字序于前。

第一章

归隐田园的淮军大将要展示镇宅之宝，骠季子白盘。这是他占领太平天国护王府时意外所得。更令他意外的是，护王陈坤书的女儿陈天仇将要取他人头。刘大帅爱子在越南对法作战中殉国，送回来的是一捧白骨。老骥伏枥，想再展雄风吗？其奈西太后说他“不识好歹”何！

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中，湄公河的支流正值汛期，河床陡然增宽，洪水滔滔，漫出河谷。在这闷热潮湿的雨林中，中国驻防在越南的军队在河谷地带行进着，这是 19 世纪 80 年代大清国藩属国越南顺化的丛林，前面的一支马队帅旗是黑色的，大书“黑旗军刘”的字样，与法军作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骑马走在军中，他修长身材，面目黧黑，既背着大刀，也带着长短枪。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是广西上思人，雇工出身，早年参加过天地会反清，他在云南边境组织的黑旗军对满清朝廷来说可

是个不祥的阴影，让西太后无法安枕。后来刘永福率众退入越南，竟然屯田耕收，持之以恒地与清军捉迷藏，令西太后头疼不已，视为顽疾。正值此时，法国人大举进犯越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越南反倒把黑旗军当回事，授命抗法，竟然把法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收复了河内。清政府倒也乐得清静，不在家门闹腾就行，西太后是不怕把脏水泼到别人院子里的。后来法国人得寸进尺，竟然觊觎中国的滇桂，伺机入侵，便爆发了中法战争，这一来，西太后灵机一动，来个“废物利用”，就地提升刘永福为记名提督，反正记名如候补，本来也不值钱，黑旗军这就算招安了。

黑旗军的后卫队是绿、黄两种旗帜。帅旗上同样是“刘”字，不同的是一个是参将衔的刘盛蛟，一个是游击衔的刘盛虬，他们是英俊威武的兄弟俩，都是淮军大将刘铭传的儿子，他们的老子为清王朝灭“长毛”和剿捻差点没把命搭上，到头来只封了个末等爵，给了个直隶提督，按说全国只有陆师提督十二人，水师提督三人，够显要的了，级别是从一品，比封疆大吏巡抚还高一级，但清代是重文官轻武官的，同一品级的武官事实上比文官低三级，刘铭传所在的淮军里，与他不相上下的都先后放了总督巡抚，他憋了一口气，加上在陕西任上又与湘军首领左宗棠闹得剑拔弩张，他便借眼疾上了辞呈，年仅三十九岁就开了缺赋闲回乡了。可他的心却一直驰骋在沙场上，自己上不了阵，就打发儿子出征。

当清军全部走进丛林河谷时，天正是朦朦胧胧的早晨，热带雨林里水气、雾气蒸腾，白茫茫一片，人像在云雾中，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可以一把一把地往下甩水珠。前面突然炮声响了，埋伏在丛林中的法国远征军红裤子兵从首尾两端截住清兵，清兵中了埋伏，他们面临一场被动的伏击战。

刘永福立即命令部队调转马头应战，刘氏兄弟也督军勇猛还

击。

河谷地带枪声震耳，冷兵器拼得叮当响，双方伤亡都很重，好多尸体掉入河中，河水都染红了。

清兵陷入狭长的河谷地带，四面受敌，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渐渐不支。

战场上出现混战局面。刘盛虬驰马靠近刘永福说：“快撤吧，刘军门，现在夺路而逃还来得及，我打头阵。”

说罢，刘盛虬打马前行，刘盛蛟紧随其后，已经冲到路口了，突然刘盛虬大叫一声，连人带马栽入了法国人挖的陷坑里，那是上面虚盖着香蕉叶子的大坑，足有三间房子大小。随他冲在前面的骑兵一大片同时掉进陷阱。刘盛蛟猛地拉马后退，战马惊嘶，竖起前蹄，总算没有再掉下去。

法国兵一见陷阱奏效，又敲着鼓列队围攻上来。

刘盛蛟一边命士兵救陷阱里的人，为掩护他们，复又带兵回头再与法军拼杀。他们在大雾迷漫的丛林中一直拼到中午，溃退下来的兵士收拢到一起不足一千人。刘永福哭丧着脸，刘盛蛟抚着弟弟的尸体啜泣。

清军在越南被偷袭的奏报是广西巡抚用六百里加急飞报到朝廷的，这正是后半夜时分。

天没亮透，几盏灯笼半明半灭地在紫禁城长春宫廊下摇晃着。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几个军机大臣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宝鋆在那里鹄立着，一动不动，人人脸上都是惶悚和六神无主的神色。

醇亲王奕譞悄声嘀咕，递牌子有半个时辰了，怎么上头还没动静？

奕訢指了指从里面迈着四方步踱出来的李莲英说：“他不敢惊驾吧……”

只见有着一张油光光大长脸的太监李莲英迈着八字脚来到他

们跟前，亮开公鸭嗓说：“几位王爷、大军机，上头叫起呢。”

于是在李莲英引领下，几个大臣躬着腰鱼贯进入东暖阁内。长春宫内已是灯火通明，西太后一脸倦意，打着哈欠在看一份电报，当她听到脚步声后，立刻在自己手背上用力掐了一下，挺起腰背，显得格外精神抖擞。叶赫那拉氏看上去依然硬朗，皮肤细腻，没有明显的折皱，保养得细皮嫩肉的，不像已经五十岁的人了。

恭亲王领头跪下，道了“老佛爷吉祥”，然后退到一旁肃立，奕訢说，不是十万火急，奴才们万万不敢打扰老佛爷圣驾。

西太后说：“我跟皇上的老师翁同龢学了一句文词儿，叫宵衣旰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自从先皇大行之后，我什么时候吃过一顿舒心饭，睡过一个放心觉？”

奕訢道：“老佛爷为国事操劳，奴才等又不能分忧，实在心有愧疚。”

西太后说：“哼，说什么分忧，不添乱也就该念阿弥陀佛了。怎么着，法国人在越南闹了一档子事，就沉不住气了？”别看她是女流，她惯会在须眉男人面前撑着，生怕被他们小瞧。

奕訢忧心忡忡，法国人早放出风来了，要吞占越南，不承认是我天朝的藩属国，这不是开了头了吗？

西太后问：“深更半夜的，你们必是有了好法子才来见我的，是吧？”她先发制人，逼他们拿主意，她最烦孩子哭抱给他娘，别全指望她。

奕訢自然要说奴才们是来请老佛爷示下的。这个绰号“鬼子六”的恭亲王更鬼，他深知抢在西太后前面表态，那有越权之嫌。

“几万万人的大国”，西太后说，“事事都让我一个人点头操心，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呀！既是这样，要你们何用？”几个人忙低下头去。

奕訢说的倒简单，老规矩，大不了花点银子买个平安，他埋怨都是黑旗军惹的祸。

“这就是你鬼子六这么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练出来的本事？”西太后语中不免带有几分讥讽。

奕譞却另有主张，先不忙使银子。广西巡抚徐廷旭，云南巡抚唐炯，广东巡抚张树声都很能打仗，只要他们通力合作，法国人不敢怎么样，依他看，必要时可令滇、桂军队深入越南，震慑法夷。西太后借机发泄她的不满。照理说，在南面有两总督三巡抚，又都能打仗，怎么总是受洋人的气呢？李鸿章练水师、办洋务，办了这么多年，怎么也越办越怕洋人了呢？

这一说，虽然北洋大臣不在，也先杀了李鸿章的威风，堵了别人嘴。奕訢绝不揽过，他归罪于国力不如人家，所以弱国……

他的下文没等出口，西太后打断他道：“又是弱国无外交！我听够了。莫非说我们弱就该叫人家一刀一刀地割着吃肉？那李鸿章百日假满了吧？”原来此前李鸿章告了丁忧回淮北办母亲丧事去了。

奕譞说：“老佛爷不是下了夺情诏，不准他守丧三年吗？听说他葬母后现已到了上海。”

“叫他马上回来接天津的差”，西太后忽然记起了去年的一桩事，越南当时就不太平，西太后让李鸿章抽调一部分兵力归刘铭传统带，赴广西中越边境驻守，这事怎么就不了了之了？

奕訢有点讳莫如深地说，好像刘铭传不大愿意出山。说有病。再者，李鸿章想留他在北洋大臣幕中当个帮办。也难怪，他是李鸿章的人啊。

西太后说：“要打一下，挫挫法国人的锐气，我们败了再给银子是赔，打胜了给点甜头是放赏，不一样。我一看见圆明园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法国人不是个东西。”

奕譞问，是不是起用刘铭传呢？

“等李鸿章回来再说”。西太后道，“刘铭传是他调教出来的人。不过这刘铭传有时候不识好歹，我听说他是嫌他的提督官小才隐退的？”

奕譞倒还实在，他说这都是传言，不足为凭。他确实有眼疾。再说了，和他一起从淮军起家的，不如他的，像张树声、潘鼎新、刘秉璋不都当了封疆大吏了吗？他是亏了点。

西太后说：“主子自有主子的道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怨气冲天，那叫什么忠？”

二

安徽肥西大潜山下的刘老圩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大潜山像一条巨蟒蜿蜒在北方。沿着山脚，金水河逶迤流过平川，环抱着青堂瓦舍的刘老圩，支流穿城而过。这里是个富庶的地方。

这是1884年的初夏，黄昏的余辉渐渐在大潜山背后融成了一片紫色的暮霭，寥落的星辰次第出现在湛蓝的天幕上。一片梆子声在深壕高垒的刘老圩里传出。居高可以俯见，刘老圩十分壮观雄伟，金水河泱泱穿流而过，高大的围墙和吊桥上都有巡夜的家丁。刘铭传虽然致仕在乡，却不是失势者，哪一任父母官从巡抚到布政使、臬台、府县，谁上任都得来拜刘铭传这个“土地”神。他疏财仗义，愿结交友士，又肯为家乡尽力，在这一带，他的口碑是首屈一指的。

看上去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的宁静中，从天边落下的夜的黑幕正给刘老圩带来某种莫测的神秘，这注定是刘铭传几年都挥不去的阴影。

借着薄暮的掩护，一黑衣女子疾行而来。她用黑纱半遮着面孔，只能从脸部的轮廓和苗条的身姿判断她的美丽。黑衣女子脚步轻盈、敏捷，斜背一口双刀剑，走起路来闪闪烁烁，忽而躲入

林中窥视，忽而大步急行，此时她已来到刘老圩外吊桥处，躲在树林中观察着。圩子外面的水壕中水深且阔，吊桥高高地吊在半空，碉堡里梆声阵阵，护圩兵勇一刻不懈怠地在吊桥上、圩墙上巡视、走动。

面对戒备森严的刘老圩，黑衣人似乎很犹豫。

天光更暗了，她悄悄纵身跳上圩墙，恰好看到圩子里一帮文人、绅士、官宦簇拥着刘铭传去看盘亭工地，院中灯笼火把，人来人往，不好下手。当她看到一个须发皓然的老和尚也跟在后边时，她似乎很沮丧，跳下高墙，迅速消失在丛林中不见了。

进入刘老圩的金水河在圩子里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水塘，位于正大厅对面，池中蛙鸣成阵。此时，天井院里回廊围护起来的地方，正大兴土木，显而易见是一座地下工程，上面却是一个考究的八角亭，已经完工，刘铭传手书的“盘亭”两个大字的匾额也已刻好，倚在栏杆旁，还没来得及悬挂。

虽然天晚，工匠们仍在凿石头，往地下坑道里搬运。

刘铭传被一群人簇拥着来到了工地。这刘铭传方脸微麻，脸上的线条有棱有角，一双不大的眼睛，目光却很凌厉，看他走路姿势，孔武有力，一望可知是行伍出身。

被刘铭传请来的客人除了翎顶辉煌的巡抚、布政使、臬台、知府，还有当过翰林的耆宿大老，令人称奇的是，不离他左右的还有一个洋人，这个黄色卷头发、鼻梁两侧布满雀斑的洋人叫毕乃尔，是二十多年前在刘铭传启用洋枪队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聘请的洋枪洋炮教习。现在虽然解甲归田了，毕乃尔却跟着刘铭传来到了安徽老家，不知毕乃尔动了哪根神经，成为第一个入了中国籍并娶了一房中国女人的法国人。

更不协调的是被刘铭传奉为上宾的是一位头上有戒疤、颌下有长髯的和尚，很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他就是真武寺的住持通元上人，是业余教刘铭传诗文的先生。